尚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
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
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
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
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

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
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
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
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
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
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
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
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
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
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
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
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

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
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
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
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
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
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
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
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
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
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
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
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
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

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尚書目録上

虞書

堯典 卷一

舜典

大禹謨 卷二

皐陶謨

益稷

夏書

禹貢 卷三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湯誓 卷四
伊訓
太甲下
盤庚中
說命中
西伯戡黎
周書
泰誓上 卷六
泰誓中
泰誓下
仲虺之誥 湯誥
太甲上 太甲中
咸有一德 盤庚上 卷五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下 高宗肜日
微子

牧誓
旅獒
微子之命
梓材
多士
蔡仲之命
周官 卷十一
康王之誥 畢命 卷十二
武成
金縢
康誥 卷八
召誥
無逸
多方
君奭 卷十
立政
顧命
君陳
君牙
洪範 卷七
大誥
酒誥
洛誥 卷九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卷十三

費誓　泰誓

尚書卷第一

堯典第一

本今古文元一本作古文尚書堯典第一又作尚書舜典第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遜遁也讓遂也禪也若使作堯典堯典言堯

可爲百代常行之道白若稽古帝堯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欽敬也言堯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

天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既已也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厥民析鳥獸孳尾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交舉一隅以見之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此居治南方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有其效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諸夏至之中星舉中則
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
厥民因鳥獸希革
羽希少改易革改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
非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
希少改易革改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昧冥也日入於谷而
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日西則嵎夷東
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餞
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
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
序其政助成物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著言
相備虎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日秋分日夜
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二三秋厥民夷鳥獸毛
毨夷平也老丮在田與厚平
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朔
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
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
則二方見矣北稱幽則
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
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
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二節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
寒鳥獸皆生細毛以自溫焉帝曰咨汝
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四時一日朞一歲十二
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
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朔盈二歲
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

歲之曆象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也釐治也工官也績功也咸皆也熙廣也言
定四時成歲曆以告百官衆功皆廣其善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感熙庶績順是事者
登用之放齊曰胤嗣也誰能用之放齊臣名胤國名開
子朱啓明帝曰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不可用帝曰疇咨若予
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不可用帝曰疇咨若予
采采事也復求下誰能順我事者上
采采事也復求下誰能順我事者上
驩兜曰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名鳩聚傅見也歎共工能方聚貶其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言共工
自爲謀言起用行事

而諧違之貌象恭敬而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帝曰咨四岳四岳即上
義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義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
割害也言大水方爲害湯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湯湯言水
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浩浩盛大若漫天也下民其咨有能
包山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也下民其咨有能
俾乂俾使也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采事也
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治之
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治之
僉曰於鯀哉僉皆也鯀崇伯名舉之帝曰吁咈哉方命圮
族言吁者皆非帝所意咈戾圮毀族類也
族言吁者皆非帝所意咈戾圮毀族類也
善否乃已异已已退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命而行事輒毀敗也
類
否乃已异已已退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命而行事輒毀敗也
否乃已异已已退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命而行事輒毀敗也
善否乃已异已已退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命而行事輒毀敗也

乃退帝曰往欽哉欽哉勅緜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老將求代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順帝位之事岳曰否德忝帝位辱帝曰明明揚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故欲使順行帝位之志故明舉下明人在側陋者上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衆也廣求賢也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人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瞽叟父頑母嚚象傲無日瞽瞍無目之稱心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子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字傲慢不友言舜弟敖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以義理下帝女之嬪虞氏帝曰我其試哉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使治家觀治國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下降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

舜典第二

虞書　孔氏傳

虞舜側微爲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飭治民之難事作舜典舜典之義與堯同曰若稽古帝舜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德堪聖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濬深哲智深智文明溫恭玄德外聞乃命以位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愼徵五典五典克從徵美也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疏）傳慎修至大矣

正義曰堯聞舜德而舉之使之治民之難事作舜典舜典之義與堯同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上下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愼徵五典五典克從徵美也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時敘無廢事業

寘于四門四門穆穆

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寘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詢謀乃決

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決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

使攝帝位將禪之舜讓于德弗嗣辭讓於德不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祖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齊其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肆類于上帝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以而嘗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禋于六宗精意以享謂祭之禋祖六宗之禋祖也寮于群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羣神屬告

陵嶽岱之屬古之聖賢皆祭之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正月中乃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諸侯行之既盡觀見班還后君也舜以瑞之明月乃順春班瑞于羣后輯斂諸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斂公侯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東岳諸侯竟內所宗燔柴祭天告至爲天子守土故舞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修五

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三帛二生一死贄君執黃二生鄉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也

五器禮終則還之二帛生死則各

如初初謂即位

如西禮北岳華山

如南禮南岳衡山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

朝于方岳之下四嶽故曰四朝辨說敷奏其功車服以庸敷陳奏進之事敷奏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

庸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

封十有二山濬川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

制深之使通利象法也法用常流宥五刑

刑用不越法常流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鞭作官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作教

扑榎楚也不勤於道業則撻之

金作贖刑金黃金贖所入罪出金以贖

告災肆赦怙終賊刑告過災害肆赦怙終賊刑
蚤自終當刑教之蚤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勅天
下使敬之憂敬得中流共工于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惑
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南裔
鯀于羽山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鯀于羽山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
在海中四罪而天下咸服皆服舜用刑當其罪
連引四罪明皆徹之
所行於此趣見之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
二十載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文祖堯廟
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百
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考妣父母言百
七歲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絶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
可知言盛德恩
化所及者遠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
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喪畢
畢將即政故復至
文祖廟告詢于四岳闢四
門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
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明四目達四
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柔安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
民食惟當敬授民時

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任使難拒也。使人各任其長。則遠之。則忠。舜有能起發其功。廣求其人。使居百揆。亮信惠順也。求其功廣。考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天子司空。治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讓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

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讓首首至地。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救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宄。攻劫曰宄。賊在外曰寇。殺人曰賊。在內曰宄。言無墨劓之致。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

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
大罪於原野大夫於郊
宅三居謂不忍加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中大罪四裔次九
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
遠近變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惑信服無敢犯者因為讓二臣
工僉曰垂哉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臣名帝曰俞咨
垂汝共工共謂供其職事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
與殳斨伯與二臣名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上謂山下謂澤順謂
虞掌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
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之中人皆在元凱之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
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
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
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
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
明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
哉欽其賢哉不許讓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
謂元子

以下至鄉大夫子弟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直而溫寬而栗教之正直寬弘而能莊栗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聲也則神人和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聲也拊亦擊也擊石拊石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夔使之夔曰於

說殄行震驚朕師堲讒說殄絕震動也言我疾殄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遵絕之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

親近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嶽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天之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二十七年有成也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二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

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攝位五十年陟方乃死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遐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在位服喪二年其在二十之歲爲天子帝鴻下土方設居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帝鴻下土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作汩作汩治也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汩作之篇亡

九篇豪矣豪勞鉄賜也凡經二千五百字注二千五百十九字

尚書卷第一

虞書

孔氏傳

尚書卷第二

古文尚書

大禹謨第三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

皐陶矢陳也厥其禹成功帝舜申重也重美禹之功也

大禹皐陶謨大禹謀九功皐陶謀九德益作二子之言

作大禹皐陶謨大其謀九功九德也

稷凡二篇大禹謨禹功謨謀也大其謀九功九德也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敷命內則敬承于帝言其內治則敬承

乃又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脩

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堯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宜爲天所命以勉舜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也順道吉從逆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益曰吁戒哉

吁嗟戒於無形備慎於未然法度其言上有恒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逸遊樂敗德之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者專欲難成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犯衆興禍故戒之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則四夷歸往之

禹

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勸而言念
哉以德則黎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在
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歌以詠言養民之本
所謂善政乃德致政之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
而已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
賴時乃功水土洽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
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矣
勿壞以休美董督也言美政之道美以戒之威
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

臣不及大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
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八十九十曰耄
百年曰期順言
已年若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總我眾欲使攘
不依皐陶遵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遵行種
布降下
讓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有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帝念哉念
茲在茲釋茲在茲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名言
此事
必在此義信出此言皐陶之德以義爲主亦在此義宜念之帝曰皐陶

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
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弼輔期當也歎其能
茲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
哉雖或行刑以殺亦無非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
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愆過簡略也善
則歸君人臣之義罪弗及同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
子罪不相及而及也父
子罪不相及而及也父
其賞過德之政雖大必宥不忘雖小必刑罪疑
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
輕賞疑

草

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辜罪經常司主也皐陶因帝勉已遂也
帝曰俾乂明于庶政 俾使乂治也庶衆也
舜帝之德所以明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經之善行愛之道帝曰俾
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休美也
予從我從心所欲而政治風動之捷
以治民動順上命非若帝之美帝曰來禹降水儆予
應風是汝能明刑之效
成允成功惟汝賢 允信也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
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 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 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
惟汝賢 滿謂盈實而有其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沖不自

盈大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矜其功所以能絶衆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執其中無偏無倚無過不及之謂也舜又以此言授禹堯舜之言天道人心盡於此矣後世心學之說起而舜禹之言晦矣人心道心雜於形氣之中而爲一身之主者也精察乎義理之間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蓋人心生於形氣之私形氣有則故危道心原於性命之正性命無形故微人心之發或出於義理或出於形氣則難安而易危道心之發或原於性命或雜於形氣則難知而易微惟能精以察之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允信也厥其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即所謂極也堯以是傳之舜舜又以是傳之禹其丁寧告戒之意可謂至矣後之人不原其所自來而欲以一己之私見測之不亦誤乎

舜亦以命禹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之言不信駿不

啇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故可愛若失道民叛之君特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於身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之所出榮辱之主慮而宜之成於一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而

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主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

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因地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因吉言所枚卜
者合從卜不習吉無所枚卜禹拜
譬首固辭拜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言所以禁
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舜之神宗文祖之宗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攝
廟言神尊之帝位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三苗之民
敷干誅卒猶徂往也不
猶帝道言亂逆命禹乃會羣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
曰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誅故也辭謂
不恭罪謂侮
命三旬苗民逆命自不服責舜不
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也言
慢自賢反道敗德狎教
賢小人在位廢仁賢佞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
天之隮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誅故也辭謂
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
命威讓之辭而便憚
威脅之以兵所以生
動天無遠弗届贊佐禹欲其修德致遠
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也言昏闇
慢自賢反道敗德狎教
賢小人在位廢仁賢佞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
之災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誅故也辭謂
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
命三旬苗民逆命自不服責舜不
命威讓之辭而便憚
威脅之以兵所以生
動天無遠弗届贊佐禹欲其修德致遠
至也益以此義
蒲招

猶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損之自謙者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仁覆下謂之旻天舜初耕于歷山之時言不責於人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之貌言舜負罪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帝乃誕敷文德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

討而不服自來

討去京師二千五百里

洞庭右苗之國在荒服之例

帝乃誕敷文德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古文尚書

皐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皐陶謨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

皐陶亦順古道以言之大典謨舉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厥其也古人也言人君當下其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諸政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

身修思永歎美之重也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惇敘九族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愼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
自勉勵異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乎禹拜昌言曰俞以皐陶
故拜受而然之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之道在
知人所信任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
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哲智也無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則民歸之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眞堯憂其亂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靜言違令色貌恭給
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皐陶曰都亦行
乃言曰載采采載行言其所行某事以爲驗
守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
而立事和柔事而愿恭慤而格慤而亂敬亂治也有治而
禹曰何問九德之例皐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
而立能立事也愿而恭外貌恭而內心慤格正也慤而亂敬
能謹敬擾而毅擾順也毅果爲毅或直而温行正直而温和簡
而廉性簡大而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撓

勳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共敦明哲善也羽九德之善之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二宣布夙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鄉大夫稱家言能日布行三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二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百僚師百工惟時僚士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庶功皆成無教逸欲有邦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競競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慎萬事之微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之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不天敘有典勑我五典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自用也天之性各有分義當勑正之禮以接之使有常等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以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有德天討有罪五刑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政事懋哉懋哉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天聽明自我民聽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明可畏亦用民明威天成其威民所叛者天之與人君之行用民為聽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以賞罰惟善惠
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之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然其
所陳從而美之曰用皐陶汝言致可以立功
汝言致可以立功
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
贊贊襄哉亦贊奏之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氏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易以彰天地之道以極性命之理文王演周易重卦三百八十四爻周公繫其辭焉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三皇之書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其用尚矣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三墳五典三五之文也
孔氏傳
益稷第五
益稷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皐陶謀九德
故時禹使亦陳當言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拜而歎帝重皐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皐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予乘四載隨
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木檮其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暨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鮮與益檮
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迹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一尋深二仞曰澮澮
畎深入川亦深之至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難也衆
則與稷教民播種之使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化易也
川有魚鹽使民鮮食謂所宜居積者勉勸使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民
乃粒萬邦作乂粢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皐陶曰俞師
汝昌言言禹功甚昌可師法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
俞然予言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愼
在位謹中先安好惠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丕應徯
志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僕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以昭受上帝
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
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
道近相須而成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

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冨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
宣力四方汝爲布五治之功予欲觀古人
之象欲觀示法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二十辰
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
采成此畫爲二十辰亦以山龍華蟲爲飾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巳相背葛之糲者曰絺
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曰
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
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

六早李支作

六甫六弗

白与黑之

黑与青謂之

明施于五色作會之服汝明制之予
畢之服汝明制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
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
之義以輔正
急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予違汝弼
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
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
後有言我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
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
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侯以
明之撻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
罰不中者使記識其過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書識改悔與其非欲使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諫正其義而颺道上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帝臣不明蔽欲有言明目達聰嚚訟可乎皐陶曰俞哉帝臣不明何以事帝帝曰予惟時舉敷納以言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有邦

荒服也服五百里甸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洪水滔成之一州用二十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贊帝宝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貶爲有功唯二十得就官善惡分別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掌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因禹功重美之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戛擊祝敔所以節樂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祖考來至明之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舜賓言與諸侯助下祭年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以珠弦鍾籥各自互見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暗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雌曰鳳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擊不待九而來舞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神人治於任賢立政

沙禮治成以樂所以致大平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德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嘉美之歌以飛帝卒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卒下爲趣治憂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決成法度敬其職上善無懈怠上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壞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帝拜曰俞往欽哉往教其職事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

尚書卷第二

經一千八百六十九字
注三千七百九十九字

写本云永正十二年八月廿四日以唐本写之加朱墨訖

元弘元年九月十八日申剋書写畢　縫殿權助中原康隆

同廿五日終墨點功

本云 應永廿四　九　一以桃本於淨居庵兼御談義畢　判

同廿九　八　十六　重受申御說畢

以右奥本加点校正畢　宣賢

右以宣賢自筆加朱墨訖

于時元和辛酉仲夏初四加朱墨畢　予年二十七

吏部少卿清原秀雄

尚書卷第三

禹貢第一

右文尚書

禹別九州　分其界隨山濬川　列其水土　任土作貢

夏書　孔氏傳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隨其所有而治之定其土地所有及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禹貢制九州貢法禹敷土隨山刊木　斬木通道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高山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奠州既載　奠所都也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

奠州梁岐在雍州先施在奠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九河既道河水分爲九道在此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澤名雍沮澤水會同此澤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地高丘水去民居平土就桑蠶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厥田惟中下田第六厥賦貞正也州第九與九州相當作十有三載乃同治水十二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厥貢漆絲厥篚織織文錦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之細盛之篚而貢焉浮于濟漯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漯雨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

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原西南山名岳在太原西南曰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橫漳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厥土惟上上錯厥賦上上錯雜出第一第三之賦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雜出第三之賦厥田惟中中九州之中爲第五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其土黑壤厥水惟漳淳其性色白而壞無塊厥草惟繇厥木條直厥賦貞厥田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鳥夷皮服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皮明水害除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貢篚亦差於餘州濟河惟兗州

西南距岱山 嶋夷地名用功少日略維淄二水復
其故道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言廣斥復其故鹵
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二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岱畎絲泉鉛怪石 畎谷也怪異好似玉者
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厥篚檿絲
檿桑蠶絲中琴瑟弦 浮于汶達于濟海 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淮及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水已治山已可
種藝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
土 黎 渐 包 進長包叢生 厥
田惟上中 厥賦中中 田第二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羽 畎谷有孤特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 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 蠙蚌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厥篚
玄纖縞 玄黑繒縞細白繒纖細者中明 浮于淮泗達
于河 淮海惟揚州 北據淮彭蠡既豬陽鳥攸

居鄱澤名鄱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故此澤
厎定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已入致定爲震澤
田第九賦第六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篠簜
瑤琨皆美玉齒革羽毛惟木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榦梓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夭少長曰夭喬高也厥
大竹小竹已布生厥草惟繇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土惟塗泥澤地泉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鬷夷卉服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厥
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篚以
而致者錫命及貢言不常沿于
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泝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荊及
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二水
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宗尊也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
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
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沱潛既道沱江別名潛水
名皆復其故道雲土
夢作乂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
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厥土
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賦第
三人功修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
揚州同杶幹栝
杶除栝也柏葉松身曰栝礪砥砮丹
礪砥細於礪皆磨石砮中矢鏃丹

朱類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楛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包橘柚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縮酒茅以縮酒

組綬類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荊河惟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瀍出谷水澗出穀水四水合流而入河

滎波既豬滎澤波水已成遏豬道荷澤被孟豬澤在陵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名在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纖細也纊細綿

錫貢磬錯治玉石曰磬錯治磨石也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道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蔡蒙旅平和

夷厥緒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可耕藝也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

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二等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
罷孤狸織皮貢四獸皮織金罽之西傾因桓是來浮于
潛逾于沔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入
于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遠帝都自所治正絶流曰亂
西漸之西流至於合黎渥水出合黎渥沮之水已從入渭渭水所同同之於渭
沮既從灃水攸同灃水所出已祭灃沿功畢此荊州之前
既旅旅已祭灃沿功畢此荊州之前
在岐東非荊州之前終南惇物至于
鳥鼠二山名言相望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下濕曰隰豬野如名
言致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
序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敘美禹之功
田第一賦第六入功少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
珠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
逾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千里會于渭汭逆流
曰會自北而東曰渭汭遂水西主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
羌髳之屬皆就次序美禹之功及我狄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沿山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逾于河 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北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勝名故以山言之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至于太華 相首尾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

功之山於上而後治水於下互相備 導嶓冢至于荊山 水漾出嶓冢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江之首起 言陽從南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導弱水至于合黎 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餘波西入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

以通流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流至東至于厎柱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東至于孟津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又北播爲九河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又作逸衆書文在冀州界同爲逆河入于海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漢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又東爲滄浪之水別流在荊州在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江廻南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爲三入海震澤底定彭蠡江分爲三入海震澤底定彭蠡江分爲三入海震澤底定

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再成丘又東至于菏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濟與汶合又東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合入海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日鳥鼠渭水出焉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澧水自南涇水自北合而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名亦曰導洛水出馮翊北東會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北入于河合於洛之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可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與墝致慎者財貨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民本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二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錫土姓祚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因性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

常自以學我德爲先則
天下無距違我行者
五百里甸服規方千
里之内
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
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内
百里賦納總甸服内
之百里
近王城者禾藁曰
總入之供飼國馬
二百里納銍銍刈所穫者
禾穗
三百
里納秸服秸藁也服藁役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
少麤者多
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
侯也治而服事
百里
采侯服内之百里男任也任
王事而已不主
二百里
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爲王者斥
候敬合二爲一名
五百里綏
服綏安也侯服外之
百里安服王者之
五百里揆文教揆度
政教也
天子以
五百里要服綏服次之
守平常之教
事王者而已
二百里
蔡法也法二
百里而差簡
五百
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
里言荒又簡略
三百里蠻以文德蠻
之不制
王者文教而行之
三百里同
二百里奮武衛文教外之二
百里奮武衛
以法
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改教隨其俗
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東漸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漸入也被及
之外皆與王者
聲教而朝見
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
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
賜之玄圭以報顯
天功成

甘誓第二　古文尚書　夏書　孔氏傳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夏啓嗣禹位立有扈有扈姒姓名梁戰地名先誓其將皆命卿）王曰嗟六事之人（名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天用勦絶其命（用其失道故勦截之勦絶謂滅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甘誓（甘有扈郊地名梁戰先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

左車左（左方主射）右攻治也治其職（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御主馭）汝不恭（不敬）于右汝不恭命（右車）

正馬爲政者（政者主馬）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

主行有功則賞（賞賜）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

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

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予則孥戮汝孥子也非但戮汝身（孥子也）及汝子言恥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古文尚書　夏書　孔氏傳

太康失邦（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

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第其母北怨其不復故作歌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君褒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 乃盤遊無度盤樂遊無法度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洛水之南十日曰旬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 遂盤遊無厭盤樂遊 厭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從 畋于洛之汭五子咸怨侍太康久畋失國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遵也歌以叙怨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祖禹有訓戒 近謂親之下謂失分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端是謀備其微也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蕞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懼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所以得衆心 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不驕則高而不危能敬則不驕在上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作為也迷亂曰

荒色女色貪鳥獸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峻高大彫飾
盡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一于一必亡況
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
統天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
四方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
典有則貽厥子孫君則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
開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
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其五曰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萬姓仇予予思而悲
將疇依仇怨也言誰以復國乎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
忸怩忸陶言哀恩也顏厚色愧忸怩慙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
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
亂征第四曰羲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
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沉湎於酒遒差非度廢天時亂四甲乙
亂征奉辭罰曰征
亂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作亂征仲康肇位

夏書 孔氏傳

四海罪釐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亂侯命掌六師俾康
侯掌主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舍其職官
爲大司馬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舍其職官
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亂侯承王命徂征徂往也就
討之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
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謹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
輔厥后惟明明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道人以
木鐸徇于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舌所以振文教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慶服大刑惟時羲和
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又倒將陳羲和所犯
于酒畔官離次沉湎冒色畔官離次失位也謂醉冥
昏也俶擾天紀遐棄厥
司俶始擾亂遐遠也紀
時日胥廢
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嚚夫
馭厥人走馭御也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
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嚚夫主常
之官馭取幣禮天神衆人
走供救日食之百執役也羲和尸厥官罔聞

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昏迷于天象以干
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
先王之誅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天象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
無赦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
典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
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曆象
其官苟有先後之差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
則無赦況廢官乎
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爾衆士同力王
殺淫泆之身立其賢子弟
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
炎崑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天吏逸
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
火烈矣又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脅謂
帥也指謂義
和罪人之身其脅從
舊染汗俗咸與惟新言其
距王師者皆無治
餘人久染汗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
所問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信無易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逸以用
命戒以辟戮自契至
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八遷國都
湯治亳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土

一篇皆亡

湯征諸侯 爲下文專征伐葛伯不祀湯治征之葛國伯爵地屬亳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

征述始征之義也

伊尹去亳適夏 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

遇汝鳩汝方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作汝鳩汝方

入自北門乃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二篇皆亡

尚書卷第三

經一千八百四十字
注二千五百八十九字

尚書卷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桀都安邑湯外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湯誓將戰士衆也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雅王則比桀於一夫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雅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

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汝有衆我后桀農功而爲剝割之政予惟聞汝衆言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桀罪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汝其亦如我所聞之言桀惡其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邑言桀君臣絶衆力率割夏邑言桀絶衆復言桀惡其之邑居謂征賦重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僞不實爾不從誓言不用誓言命也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遂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遂伐三朡俘厥寶玉三朡國名

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綏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俾取也王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實之諲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作誥

為湯左相奚仲之後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慙德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惡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言天生聰明時乂是治民亂聰明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之危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之君治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纘禹之功統其故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詐天以有虐於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

爽厥師天用殊無道故不善之弋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是者繁多有徒衆也無道之世所當鋤治攘剔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若莠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之善自然理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後者怨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久謂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良則進之輔之忠則顯之明王之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若如此國乃昌盛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益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尊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

予一人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虐政放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之甚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辜罪狀寃訴天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攻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之而桀不改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謂有天威謂誅之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罔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伐乎信也天信佑助下民伏桀知其罪退伏遠弃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賁節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節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

天地謙以求衆心 棐棐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棐棐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厥心 戒諸侯與其無從之更始 彝常慆慢也 無從非常無即慢遊禁之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守其常法承天美意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 故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自責化不至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以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 無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 世之美 各單作明

商書 孔氏傳

伊訓第四

君 各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太甲立 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 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凡三篇其二亡 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奉嗣王祗見厥祖 嗣王太甲祗敬也厥其也祖居位主喪 侯甸羣后咸在 在位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主言能以德禳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矣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災借手於我有命爾王誅罰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居上克明言理恕爲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危懼動而無過子此自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制官

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以儆戒百官曰敢有恒舞于
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歌則廢德事鬼
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曰時謂淫風
殉求也昧求財貨羨色常遊戲曰猶是淫遁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猶悔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
道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雅頑鄙親比之是謂荒亂之風俗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云
家之道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
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正臣正不正
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臣隸自正正
謂下士士以爭友僕
祖厥身念哉言當敬念祖德敬身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盡明可法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祥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爾惟不德罔
大墜厥宗荀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王祖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不明用伊尹之訓
湯葬地也不知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
朝政故曰放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
道伊尹作書曰先王顧
尹作太甲三篇太甲飛太甲故
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以名篇惟嗣王不惠

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
諟是也言敬奉
天命以承順天地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肅嚴也言能
嚴敬鬼神而遠之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
視湯德集

王命於其身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
撫安天下言能
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
祖勤德致有
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
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若
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滅亡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
辟忝厥祖以不能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
能終黍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言

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明也言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俊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待明且行之如射先省矢所安止君也括于度釋則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習有不義將成其性）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太甲居宮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恤）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商書　氏孔傳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作書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非
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
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
中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君而譬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
孽災迨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
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
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于厥初尚賴臣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往之前不能
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辭伊尹拜手稽首
拜手首手至手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
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並
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
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無罰言仁惠王懋乃德視乃厥
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奉先

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視達惟明聽遠以聰聰德胏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爲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治則德乃德則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治亂在所法

明明后明謂其所與治亂之明謂王明君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訓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

終于始（於始慮終）有言逆于汝心（人以言啡違汝心）必求諸道（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順汝心）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蔽）嗚呼弗慮胡（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獲弗爲胡（何負正也言常念）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負正也言常念）君罔以辭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愼焉）臣罔以寵利居（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邦其永孚于休（言君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咸有一德（即政之終恐其不一故以戒之）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曰嗚呼天難諶（諶信）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罔常（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厥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爲廣

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使代桀爲天地神祖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

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德非一方以善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

之言故曰大 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則德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厎非民罔使民非厎罔事君（以使民自學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伊陟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太戊贊于伊陟（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仲丁遷于囂（太戊子去亳囂地名）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亡）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作河亶甲（亡）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

圮作祖乙三

尚書卷第四　經二千二百八十七字　注三千四百六十八字

商書　孔氏傳

尚書卷第五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胥恐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作盤庚三篇盤庚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率籲衆慼出矢言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也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不

能胥匡以生卜朞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絶汝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

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絶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從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盤庚斆斆教也教人使用汝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絶小人之攸箴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以下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法敬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傲慢從心所安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王用丕欽

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
之貌起信險僞膚受之言非予自荒茲德惟
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汝舍德不暢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徙非
從我命所舍惡德但不畏
懼我耳我視汝情如
逸過也我不威贈汝
徙是我拙謀成汝過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
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汝克黜乃心施
穡耕穫也秋紊亂也農
下之順上當如網

于

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
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
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
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汝不和吉
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諭百
官是自生毒害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
徙是爲敗禍姦
宄以自
災之道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羣臣不敬徒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
惡所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言儉利小民尚相觀於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
胥動以浮言恐沉于衆言不徙恐汝沉溺於衆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
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絶之則惟
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
爲非謀所致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
新遷任古賢人貴舊器貴舊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
予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瘠汝乎
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世選爾勞予不掩爾
所以不掩汝善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
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予告汝于

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心中所志乃善）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各長于厥（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之作猷（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力聽從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法其死道德以勉之使勸慕競爲善）邦之臧惟汝衆（有善則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之）臣之邦（勅）

罰罪已之義）凡爾衆其惟致告（致我誠告汝衆）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次口勿浮言）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外進命使前）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言我先世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 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具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君先王之聞謂遷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業故承汝使汝徙近於殃曷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

志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汝衆故大猷其大而徙之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所困不順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臣不忠自取窮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爾忱不屬惟胥以沉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忠誠不屬連古苟不欲徙相與沉溺不考之先王猶至自怒何瘳差孚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久之

計思汝不徒之災苟不令其有令罔後汝何
欲徒是大勸憂之道
生在上言不徒無後計汝何待及汝今予命汝一
久生在人上
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既不欲徒又為
違我是自臭敗
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徒又為
他人所誤倘曲迂僻予迓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迎也言我徒欲
以威脅汝乎用
奉畜養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丕克羞爾用悔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
我是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
反先人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
曰曷虐朕民勞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
而不徙遷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
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汝萬民乃不生生豈予一人猷
同心不進進謀
同心徒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豈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
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
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
見汝情下罰汝
汝無能道
言無辭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
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
有殘人之心而不欲
徒是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之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無胥絶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絶遠棄廢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劓絶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無家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盤庚既遷眞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

勉立大數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嘉功於我國）

有定極（水泉深涸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今徙（蕩析離居無定極今徙以爲之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本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

用長居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弗至罔善（沖童童人謙也廢謂弗善）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庶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

隱括共爲善政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今我既羞告爾予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皆自用功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仕一心以事君）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巖（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命說爲相使攝政）

說命始求得而命之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既免喪其惟弗言（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
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
故弗言恭默
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
其形象以四方之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
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讙此道說賢而信代胥靡築之以供食
肖似似所夢之形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
爲相使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

辭以輔我德
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渡大水楫舟棹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霖三日雨霖以救旱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
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若跣
弗視地厥足用傷必視地足乃無害
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君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
猶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說複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其君受諫則臣不待命其革意而諫之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比斗五星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皆有尊卑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帥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勉豫民治民使上言立之主使之治之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為治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甲鎧胄兵鑒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戈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事惟治亂在庶官言所信能明政乃無美惟治亂在庶官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

酋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事非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遂成大非惟厥修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加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如難行高宗之祖特豐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艱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則信合於先王成德爲難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

田野河淵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自河徂亳與今其終罔顯自河往居亳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麴蘗酒醴須麴蘗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酷羹須鹹酷醋以和之爾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遹乃訓交非一之義遹有也言我能行汝教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肯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學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官衆官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

予旣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普先王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趙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故一夫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而成其能以此道左右以已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商書 孔氏傳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異之明日又祭肜日殷曰肜周曰繹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於肜日有雉異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乃訓于王曰惟天監

下民典厥義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降年
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
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民有不若德不
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
正其德謂有不永乃曰其如台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
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
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民有不若德不
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
正其德謂有不永乃曰其如台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
其如我所言烏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近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孫氏傳

殷始咎周咎惡周人乘黎乘勝也以見惡祖伊恐祖已
殷賢臣奔告于受受紂名之子嗣也音相亂帝乙嗣立暴虐無道作西伯
戡黎戡亦勝也西伯既戡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
黨東北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
命文王卒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
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先天已畏訖
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
事觀殷大
龜以神靈考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

用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逢過厥息用自絕於先王故天弃我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
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今
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至王之凶害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
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辝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

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爭
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

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孔氏傳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微子微子名子爵也紂無道微子若曰父師小師父師大師二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

我祖厎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沉酒酣聲敗亂湯德於後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姦宄於外內爲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庶民方興相爲敵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殷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特久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汝無告我殷邦顛隕隮墜知之何其救之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汝無告我殷邦顛隕隮墜知之何其救之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沉酒不可知何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言起沉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牷牛羊豕曰

牲器實日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
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降監殷民
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
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皆重賦傷民斂聚怨
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
使民多瘝病而無詔救之者 商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災滅亡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商其淪
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商其沒亡我二
欲以死諫紂我斂人無所爲臣僕
王子出合於道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
乃顛隮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
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

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
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自靖人自獻于先
各自謀行其志人自
王獻達先王以不失道 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
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
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

尚書卷第五 經二千六百九十八字
注四千八十六字

泰誓上第一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渡孟津作泰誓大會以誓衆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

周書 孔氏傳

也友諸侯親之冊大君尊之下及
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惟天地萬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聽明則
衆民爲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
色敢行暴虐沉湎嗜酒冒亂女色
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
以政不以貴戈而以父兄所
亂涇濫官人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
姓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
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厚民財力爲奢靡

炙忠良剖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
之婦剖剔視之言暴虐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言天怒紂
之惡命文王敬行天
罰功業未成而崩
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我與諸侯
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
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
遺厥先宗廟弗祀梭平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
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廟之犯慢之甚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
之而紂不罪乃
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
民有天命故羣臣

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勍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乘義可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予小子

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殲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羣

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矣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
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我聞吉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渴日以爲善凶人亦渴日以行惡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渴日不足故曰刀行播棄黎老昵比罪人貽皆之者無黎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簡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酗上權命以相誅滅簡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
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浮過剥喪元良
賊虐諫輔剥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謂已
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喜言必誅之天其以予又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夔協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心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其誅紂必克之占）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如周家之少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予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頸）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是其戊午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今商王受紂侮五常荒怠弗敬孱紂侮慢也五常之教侮慢不行
大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酷虐
民結怨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
耐寒軟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
痛四海痛病也言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
害所及遠崇
邪之人友尊信之可
法以安者反放退之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
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君

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惡至尊之敬營卑褻
日之欲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
是喪亡之誅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
不息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
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夫失
若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
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敬行除惡之義絕盡紂爾衆士其尚

迪果毅以昏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昏成也成汝嗇之功
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無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周德充塞四方明著帝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言文王德天故受衆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
朕文考無罪推功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罪
我之無善之致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
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勇士猶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至收地而誓衆時甲子
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且王朝至于商
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王
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

者之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周志爲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亞旅（次旅衆也）師氏（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邑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妲己惑紂信用之）昏棄厥肆祀弗答昏亂肆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昏棄其肆祀不答昏棄其肉不接之以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

言嘗旅進一心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武貌）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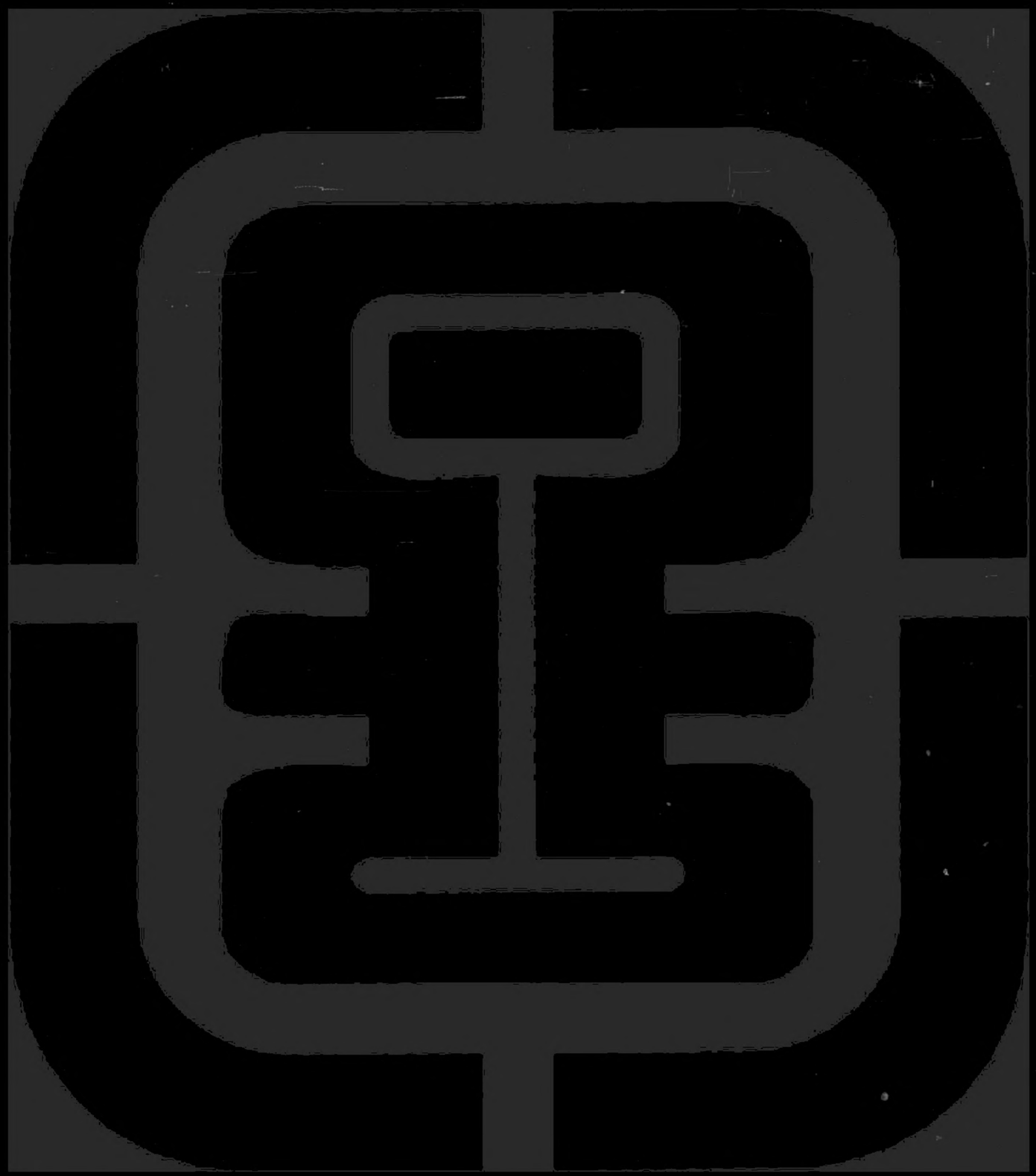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記識設家政教爲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二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月甲午師逾孟津（十八日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陳列也）甲子昧爽（將士勉勵之）王左杖黃鉞（左手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右手秉白旄以指麾）誓曰（誓以告衆）嗚呼我西土君子（嗚呼我西土君子）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天佑下民爲之君爲之師）惟其克相上帝（惟其能相上帝）寵綏四方（寵綏四方）有周恭行天之罰（有周恭行天之罰）今商王受無道（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暴絕天物）害虐烝民（害虐衆民）爲天下逋逃主（爲天下逋逃之主）萃淵藪（萃聚淵藪）予小子夙夜祗懼（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先王之命（受先王之命）以爾有衆（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底天之罰）爾其戒哉（爾其戒哉）建爾元龜（建爾元龜）罔敢知卜（罔敢知卜）成厥謀（成厥謀）烈山氏之天下有天下（烈山氏之天下有天下）子孫不失其官（子孫不失其官）及夏后氏之有天下（及夏后氏之有天下）亦世不失其官（亦世不失其官）及商受之有天下（及商受之有天下）脩其舊典文物（脩其舊典文物）垂拱而天下治（垂拱而天下治）

十八日渡孟津（十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哉始生明月乃偃武修文（偃息武事修治文教）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

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丁未祀于周廟邘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邘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既生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興王業之始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而卒故大業未就）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曰惟有道曾

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
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絶）
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
逋逃也天下罪人逃王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藪澤言大姦予小子既獲
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太公周公召之徒略略路也）
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絶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
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予東征綏
厥士女（此謂十一年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
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篚盛其篚帛奉迎道戈明我周王爲之除害）天休
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羞幾助我渡）
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四百里五日而至民危害衆蓋辱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
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衆也如
林言盛多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

流漂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
衆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由舊（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反紂政其士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散鹿臺之財（紂所積之府倉庫以賑貧民）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倉庫以散發）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責救乏期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列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三等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立官以官賢才）

居位理事必任能（居位理事在官之人必任能治）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惟食喪祭（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有德有功皆尊以爵祿）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尚書卷第六　經一千六百三十六字　注二千五百七十六字